

文章编号: 1672-2795 (2010) 01-0028-05

朱恒夫

《牡丹亭》后，又添情种^{*}

——论晚清传奇《蝶归楼》

摘要:晚清传奇《蝶归楼》的作者黄治是浙江太平县（今温岭）人，生活于乾隆末年至道光末年。该剧作于1830年。作者虽然服膺汤显祖的思想与剧作，自觉地以《牡丹亭》为榜样，但并未完全步武汤氏，而是在借用《牡丹亭》作法的基础上，着意创新。所表现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精神，更为执著；所构建的现实与浪漫的两条情节线，衔接得更加紧密，也更具有艺术的真实性。由于该剧思想先进，结构奇妙，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既雅致又本色当行，被罗瘿公、程硯秋改编为京剧剧目《鸳鸯冢》。

关键词:《蝶归楼》；黄治；《牡丹亭》；创新

中图分类号: J805

文献标识码: A

Romantic Love Story after *the Peony Pavilion* —On the Drama *the Fairy of Butterfl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U Heng-fu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e drama *the Fairy of Butterfly* Huang Zhi lived from the late Qianlong reign to the late Daogua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aip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opera was written in 1830. Although he adhered to Tang Xianzu's thought and plays, consciously took the *Peony Pavilion* as an example, Huang Zhi acted carefully to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Tang's creation method of *the Peony Pavilion*. The spirit of young men and women in pursuit of love is more persistent in Huang's dram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lues of realistic and romantic is closer and embraces artistic authenticity. Because of its progressive thinking, amazing structure and plot, vivid characters and elegant and natural language, *the Fairy of Butterfly* was adapted into a peking opera repertoire *the Tomb of Lovers* by Luo Yinggong and Cheng Yanqiu.

Key words: *the Fairy of Butterfly*; Huang Zhi; *the Peony Pavilion*; innovation

《鸳鸯冢》是程硯秋首演于1923年的京剧剧目。由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断地复演，成为程派的代表作之一。该剧每当演至王五姐与谢招郎死别与双双离世的高潮处，台下便泣声一片。程硯秋

收稿日期: 2009-09-27

作者简介: 朱恒夫 (1959—)，男，江苏滨海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曲和民俗学研究。(上海20044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戏曲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8BB15)

在剧中扮演王五姐，其唱腔凄楚缠绵，哀婉动人，显示出程砚秋在悲剧表演上的出色才华，较早地展示了他的艺术个性与风格，这部剧是由罗瘿公改编自晚清传奇《蝶归楼》。

可是，从《蝶归楼》问世直到今天，学术界却未给予相应的重视，所有的戏曲史著作都没有让它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没有一篇论文对它进行哪怕是肤浅的评析。学界的这种态度，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剧本，都是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将《蝶归楼》置放在晚清社会与彼时戏曲生存状态的背景上来考察，可以说，它的思想先进，结构奇妙，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既雅致又本色当行。更重要的是，它虽然深受《牡丹亭》的影响，但并未完全步武汤氏，而是在借用《牡丹亭》作法的基础上，着意创新。所表现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精神，更为执著；所构架的现实与浪漫的两条情节线，衔接得更加紧密，更具有艺术的真实性。

一、作者生平与该传奇的创作情况

民国初期的中华书局在刊刻该部传奇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天虚我生在跋语中说：“《蝶归楼传奇》，不知谁氏手笔，由老友董哲香君见示，属为点定。”^①后来人弄清楚作者是黄治，然而，对其生平状况并不清楚。就连著录传奇甚为详赡的《明清传奇综录》，也仅以“黄治，《蝶归楼》两卷三十二出，抄本，江苏南京图书馆藏”^②寥寥二十字作了介绍。

黄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笔者通过查阅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

黄治，字台人，号琴曹，改今樵。浚之季弟也。性豪爽，诗与画与兄埒，兼通医理。随兄远游，遍交当世士大夫，顷篪唱和，诗流传江右，人比之苏氏轼、辙焉。而友于之谊尤笃。兄被诬，获遣将戍边，治在都，闻之即辞馆赴江西，万里从行。冰天雪窖，辛苦同之，居塞外七年。随兄东归，补应岁试，学使吴公锺骏以“义之实从兄是也”命题，盖嘉之也。著有《伊洄录》一卷，《孔怀录》一卷，《困南录》一卷，《荆觞随笔》一卷，《窃余剩草》一卷，《卮云斋诗抄》若干卷。^③

所作传奇除了《蝶归楼》以外，还有《雁书记》、《玉簪记》与《热依木传奇》等。

上文中所提到的黄浚，是他的大哥，对他影响极大。黄浚，字睿人，号壶舟，浙江太平县凤山人。嘉庆戊辰年（1808）乡试举人，道光壬午年（1822）进士。历知江西萍乡、零都、临川、东乡、赣县、彭泽六县，后署南安府同知，所至振兴文教，受到士绅的拥戴。道光辛卯年（1831），因事被诬，戊戌年（1838）充军至乌鲁木齐。黄治在《孔怀录序》中说：

“丁酉（1837）十一月初八日，于京邸得兄壶舟南昌狱中书，知因事被录，将有新疆之行。兄行年且六十矣，两鬓萧然，荷戈万里，文人末路，乃至此耶，伤哉！余立即束装，马首南指。于时坚冰载途，朔风砭骨，元云四起，则枹马长鸣，清泪一挥，则目眦尽裂。此时此景，殆有过于犴狴中者。古人炙艾分痛，余复奚恤哉！”^④由于黄浚流放期间在管理铁厂、督工修城等工作上成绩显著，获减刑三年。兄弟俩在新疆一共生活了七年。回乡后，黄浚先后主讲黄岩萃华书院、太平宗文书院与鹤鸣书院。其人潇洒风流，不拘绳尺，博览群书，兼通释老。善书翰，工诗能画，为文亦跌宕可喜。在新疆期间，他认识了也流放于此的林则徐，两人诗歌酬唱，关系密切。林则徐在《壶舟诗存序》中说：“方壶舟迁谪乌垣，时余亦屏逐伊江，往往相逢戍所，辄剪烛论文，连宵不息，各出其丛残相评鹭。及乎分手离居时，以邮筒相唱和。”他夸赞其诗文曰：“能浑涵万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变所适。窥其意境，

① 《蝶归楼》：中华书局民国5年（1916）版。天虚我生，原名陈栩，字栩园，号蝶仙，生于1879年，杭州人。他自小性嗜文艺，十六岁试作《桃花梦传奇》和《潇湘雨弹词》，后登在自办的《大观报》上。十九岁时，曾以效仿《红楼梦》写出的《泪珠缘》而轰动上海文坛。以后他又陆续推出了小说《鸳鸯血》、《娇樱记》、《丽娟记》、《黄金祟》，并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成了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

②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第119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陈汝霖修、王棻等纂《光绪太平续志》卷之五“人物·仕进”。

④ 陈汝霖修、王棻等纂《光绪太平续志》卷之十一“艺文·书目”。

若长江之放乎渤澥，竹木扁舳不遗巨细，而无乎不达。”^①

由黄浚为其父《不居俗诗文集》所作的序言中署有“咸丰癸丑端阳男浚敬志，时年七十有五”来看，他生于乾隆戊戌年（1778），年八十余卒，大约去世于咸丰、同治之交。

黄治的父亲黄际明，亦文亦医，当地受其教泽者，有数百人之多，是一位声誉高隆的乡绅。著有《不俗居遗钞》诗、文各一卷。其二哥黄渲也是一位文士，著有《三桧轩文集》与《三桧轩诗集》。可见，黄治生活在一个读书的家庭。

关于黄治的生卒年，志书与其他资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既与黄浚是兄弟，又能同游，并被人比方为轼、辙，两人的年龄当不会有大的悬殊，黄治的生年大概稍后于浚二三年而已。然其卒年却先于浚。他的外甥蒋尚清在题词中说：“庚戌夏日，少琴表兄，出此示观，时舅氏已谢世矣。读竟不胜感慨。”“庚戌”为道光三十年（1850），而黄浚尚还在咸丰癸丑年（1853）编辑父亲的诗文呢。这一年黄浚七十五岁，由此推算，黄治去世时，不满七十。

黄治于何时何地作《蝶归楼》的呢？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

岁庚寅六月，余以事寓零阳。时久旱炎酷，室湫溢。瓦不蔽檐，日光逼射，几榻焦灼。余日皇皇于中，譬鱼之在炙也。为消遣计，取少日所闻王女化蝶事，谱而传之。初躁甚，久乃安焉。嘻，惜哉！以有用之精神，付之无用之笔墨，大雅奚取？王荆公选唐诗，犹谓费日，于此谓可惜，况此之为哉！山鬼、云中君，骚之诡也；周与蝶与蓬蓬、栩栩，庄之诞也。古人于不得意之时，每借此荒忽无稽之谈，以摅写今人，业已亮之矣。然则余之实有此事，而非诡且诞者，以寄其无聊之思于无可奈何之日。古人顾不我亮，与今且四寒暑矣，每览旧编，胜情如昨，客邸无事，爰录存之，其费日力又何暇恤？至复有以言情见规者，则将应之曰：玉茗，我导师，君其问焉可也。癸巳重阳日，今樵居士自识于豫章之天光禅院。

“庚寅”是1830年，写这篇序言是在1833年。黄治作该剧时，他哥哥黄浚正在江西零都为官，他随兄游宦，亦居于此。他是利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来完成该剧的创作的。

二、两个情种：演绎着“情”为何物

如上所述，作者黄治奉汤显祖为自己的导师，说明他完全赞同《牡丹亭》所表现的思想，服膺汤显祖对“情”的大胆肯定、对封建道学的严厉批判和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行为的热烈歌颂。于是，他自觉地以《牡丹亭》为榜样，也在剧中赞美“情”、肯定“情”，并以“情”为人物行为的动力，以“情”为剧目的灵魂，这一点，他的内弟蒋森荣在该剧的《题词》中就指出来了：“叹茫茫今古，《牡丹亭》后，又添情种。”

剧中的女主人公王五姐，本是罗浮山冷香司的仙子，但情根未断，“因情入痴，因痴入世”（第一出《蝶因》），投生人寰，成为一个名叫风车的村姑。当到了二八年华时，春情勃发，整日价想着这样的男女热恋的景况：“春慵款倚肩，妆懒凭簪钗，你爱他怜，两下里揉成片。这其中淹煎待怎言，蜜儿般尝着那甜头儿不肯言。”（第二出《闺谑》）她观看了戏班演出的《牡丹亭》后，深受感动，同时也担心自己会经历着杜丽娘“碎玉飞花”的命运。当她见到了谢招郎后，立即被他“衣冠齐楚，意致不凡”的风韵所吸引，渴望着“红绳一丝月老加，少不得黛眉一线张郎画。这才是好风光，花开两桠；锦前程，春留一涯”（第五出《咏曲》）。当五姐认出前来借宿的人正是那台前挥泪的后生时，便顾不得腼腆，力劝嫂嫂允诺对方的要求。自招郎前来住下以后，两人攀谈聚话，情意缠绵，但是缔结姻缘的话仍然说不出口，弄得她眉黛紧蹙，愁闷塞胸，但是，对爱情的强烈欲望最终还是使她克服了少女的矜持，“想奴家生长寒门，以后婚配，断不能如此遂心，不可错了机会”。于是，主动地在深夜到招郎处，表白了情怀：“我本是断肠人，和泪守妆台。只赚这年时害也，似春花般飘零，难诉病情怀。”（第七出《楼誓》）后和招郎共订盟誓：“从今俺两人呵，梦中魂，并难开；意中缘，缠不解，好完成锦团圆雀屏凤钗。若忘情，神鉴在。”招郎回家之后，因母亲阻挠，音信难通。而五姐从那以后，把一

^① 陈汝霖修、王棻等纂《光绪太平续志》卷之十一“艺文·书目”。

担的情怀都放在对方身上，日盼夜望，坐卧无聊，精神恍惚，骨瘦神枯。七夕之日，她仰望银河，羡慕灵桥横架，云軿飞渡，对比之下，自己则形单影只，魂断蓝桥。在她弥留之际，招郎终于来了。此时的她身上酸痛，气如游丝，但为了实现爱的理想，全然抛却了成规常礼，将病房变成了洞房。更为感人的是，五姐离开阳世之后，对招郎的情爱却有增无减，她明明白白地向仙官表达了自己仍眷恋情人的意愿：“前程之事，耿耿在心。”当得知冷香司允许她重返人间，完其宿分时，她欣喜万分，化蝶飞到了招郎处，成就了天上人间之姻缘。在谢家，婆母的凶狠、道士的打醮，都不能动摇她与招郎厮守的决心。当招郎患眼疾，双目不睁时，五姐不顾山高路遥，到神农庙祈求妙药，更表现出了她的浓情厚谊。她再次回到仙界以后，仍然放不下那甜蜜的情爱生活：“偃仙郎挂上双钗，郎点额，郎描黛，俺美满风光将阴阳赛。老天公着甚轮回，休问该也不该。护春心，人间原有避风台。”（第三十出《蝶仙》）在听到仙界允许仙女可以招夫的消息后，欣喜得手舞足蹈，“是咱也该。少不得云眼里望乔才，俺只在瑶宫深处待他来。待圆满，图轻快，才知道相思毕竟是仙才”（第三十出《蝶仙》）。后来在王母的帮助下，重返人间，再寻旧侣，一意用情，永为夫妇。王五姐的形象特征，就是一个“情”字：因“情”而谪居人间，动“情”而牵手招郎，伤“情”而香销玉殒，念“情”而化蝶追求，重“情”而再续前缘。由这个形象，我们看到了“情”的力量：它会改变人的命运，它能冲破阴阳的阻隔，即使是神仙面对着她，也会不顾一切。

能让王五姐如此生死相恋的谢招郎，自然也是一个情种。这一痴情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古代文艺的人物画廊里，是极为罕见的。当他听到恋人因思念自己而病得沉重的消息后，便顾不得危险，从母亲关闭自己的楼上跳窗而下，于深夜中赶到五姐的住处。五姐死后，他到坟前祭奠，几次哭昏了过去。后来明明知道飘然而来与自己结合的是五姐的鬼魂，却仍眷恋不舍，并表白道：“小生恨不得一死，到九泉相聚哩。”（第三十一出《魂归》）姐夫做媒，要给他介绍别的女子，他断然拒绝。即使是五姐劝他另娶，他也听不进半句，斩钉截铁地说：“今生两意不甚争，咱和伊相依为命。女贞花，掌上奇擎；女儿坟，人间厮并。”（第二十七出《劝姻》）他的行动说明，“情”在他的心中，是极其神圣的，容不得半点亵渎。对于所爱的人，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陪伴、护侍。这一形象对“情”作了深刻的诠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三、借鉴《牡丹亭》的结构：现实与浪漫的两条情节线有机结合

作者不但不隐瞒自己接受了《牡丹亭》影响的事实，还在作品中有意识地与《牡丹亭》相联系。在第五出《昧曲》中，他设置了让戏中的男女主人公一起观看《牡丹亭》并发生感慨的情节。

（小旦）：妹妹，昨日那半本《还魂记》，看得可好？

（旦，按：即王五姐）：好是好，只害奴断送些儿泪点也。

（小旦）：这是看戏，妹子何必认真？

（旦）：妹妹不知道，天下如杜丽娘的不少，只怕奴与姊姊就是场上之人，也定不得。……

（生，按：即谢招郎）：乡村里倒演得这种好戏呀！唱的是那出《冥誓》。小生也曾见来，却没有这般情致。……这唱得好不哀怨，好不凄凉，真是古今伤心人，同此怀抱。（唱）

【品令】是天公好奇事，生这断肠花，争的个有情人在，也不许俺逢他。你既打扮得娇娇雅雅，怎说是精灵化？你取则来生近也，又因着今生难话。茫茫千古，何以为情？柳梦梅，你可侥幸也。（泪介）可不是一样书生，那讨个积世冤魂缠着了咱。

通过这样的情节，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预示着他们也有着杜丽娘、柳梦梅那样执著追求的精神。

然而，《蝶归楼》在作法上借鉴《牡丹亭》最多的是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牡丹亭》的情节基本上由两条线组成，一条是现实的，主要反映杜丽娘死之前的家庭生活、她对异性之爱的渴望、她复活之后与柳梦梅一起为婚姻的努力，以及杜宝在淮河前线的抗敌斗争；另一条是浪漫的，表现杜丽娘因情而死之后，其鬼魂追求爱情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两条线索或前后相连，或交叉纽结，共同演述着这一传奇性的故事。而这些情节特别激动人心之处，又在于死生之际的十出，即为《惊梦》、《寻梦》、

《诊祟》、《写真》、《悼殇》与《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等。搜抉灵根，掀翻情海，让观众与主人公一起体验缺少爱情的痛苦与得到爱情的欢乐。

而《蝶归楼》也是由现实与浪漫的两条情节线构成的，前者写五姐与招郎的家庭生活以及两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后者写人鬼结合、生死相守的奇特姻缘。许多情节打上了《牡丹亭》的烙印，如第二出《缘梦》中，谢招郎梦到了从未谋面的王五姐，并欢度了春光。这一情节应该是从《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蜕化出来的。第八出《楼誓》，王五姐夤夜到招郎处，主动向对方表达了爱的愿望。招郎早有此心，于是，一拍即合，对天盟誓。这样的内容当是受到了《牡丹亭》第二十七出《魂游》、第三十二出《冥誓》的启发。第二十一出《魂归》也接近于《牡丹亭》的《魂游》，有些唱词似直接由《牡丹亭》变化而来。像生唱的“看他是海棠一朵微蘸带，飏东风做意骀瑶阶。[迟疑介]疑猜，谁家粉黛，小娘子，小娘子请起。敢则是走临邛，误将此来”。而《牡丹亭》的相应词句为：（生唱）“何处一娇娃，艳非常使人惊诧。……若不是认陶潜眼挫的花，敢则是走临邛道数儿差？”特别令人赞赏的是，《蝶归楼》不是对《牡丹亭》的简单模仿，更不是低级的剽袭，而是在借鉴中出新，在学习中升华。具体地说，有下列三点。

一是将王五姐的身份定位为情缘深重的仙子，使得后来王五姐的思想与行为成了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命运早已决定了她“因情入痴，因痴入世，中间离而复合，合而复离，老天公播弄他不少也”（第一出《蝶因》）。这样的交代，使得观众对于人鬼相恋的情节不再感到荒诞，审美上也就不会产生抵触的心理。

二是让王五姐与谢招郎出身在普通的乡村家庭之中，并给他们营造了一个能够接触、恋爱的良好环境。王谢情深意笃，永不变心，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王五姐在世之时，两人就相互吸引，并托以终身。然而，如果他们中有一人出身于门阀之家，就不可能有恋爱的机会。正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比较自由的乡村，又出身于普通的家庭，陌生的青年男女才有可能在广场上一同观看草台班子演戏，从而相互顾盼。尤其是五姐的家庭以商贩营生，相对于其他家庭，更加宽松，家长不会严格地奉行礼教，所以，招郎才能够寓居于只有嫂姑二人的家中，有了与所爱之人攀谈聚话的机会，使他们相互间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更倾心于对方。

三是让伶人杨四既进入故事之中，又跳出故事之外，以自己的见闻经历，来证明此事之不虚。杨四是谢招郎的姐夫，在演剧的太平班中司鼓。招郎之所以能够认识东村的王五姐，是因为受姐姐之托，来东村看望在此演戏的姐夫。仍是这位杨四，赁借了王五姐家的房子，让招郎寓居。于是，他在客观上成了这对男女相识、相恋的牵线人。之后，王谢生死相恋的过程，他也完全熟知。就是这么一个人，作者却在剧末，让他与故事拉开了距离，以戏曲艺人的身份，参与了该传奇的创作。“今日赛社回来，遇见今道人，袖出《蝶归楼》新曲，托为谱定。俺久谢歌场，怎肯再为冯妇？奈他再三相嘱，说是谢招郎的故事，连俺老夫妻也要登场，且带了回来。”这样巧妙的构思，其效果在于强化非现实的人鬼姻缘的故事的真实性，使虚幻的东西坐实，让观众只受着至情的感动，而不会对生死相恋的过程有丝毫的怀疑。

《蝶归楼》的语言亦为高妙，正如近人天虚我生在跋语中所说：“措辞造句，尤兼四梦之长，似非近人所能。晚近填词家类，皆强作解人，好为传奇。或则衬逗不明，任意增损；或则过赠无序，杂凑成章，句法舛误，等于自度。不复能名之为曲者，比比也。……故吾以为此书一出，可为填词家当针砭，可为传奇家作圭臬。”可以说，该剧文采飞扬但不乏本色，意趣突出却又符合曲律。在黄治之后，几无人可与之媲美。

参考文献：

- [1] 黄治. 蝶归楼 [M]. 上海：中华书局，1916.
- [2] 郭英德. 明清传奇综录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3] 陈汝霖，王莱. 光绪太平续志 [M]. 刻本. 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